

# 从《红楼梦》看清朝贵族生活

## 一张寒酸的查抄清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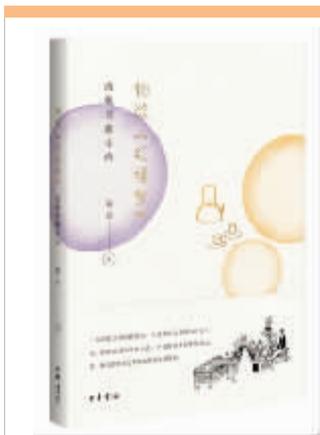
《红楼梦》第一〇五回题为“锦衣军查抄宁国府”，这个回目概括得并不准确。锦衣军确实查抄了宁国府，但同时也查抄了荣国府。而且本回的“镜头”始终对准荣国府，宁国府那边的情况，包括“珍大爷、蓉哥儿都叫什么王爷拿了去了”，“木器钉得破烂、瓷器打得粉碎”，只是通过焦大的几句话侧面概述而已。

荣国府这边也没全抄。最初西平郡王传旨逮捕贾赦、“查看”家产，赵堂官领着众番役摩拳擦掌、气势汹汹，一副把荣国府抄个底儿朝天的架势。幸亏北静王及时赶到，制止了赵堂官，又向贾政问明家产情况，最终只重点查抄了贾赦的家产，连带贾琏、凤姐夫妇的财物。老太太及贾政这一面损失不大。因此，小说随后展示的一张抄没物品清单，所列多半是贾赦的东西。

尽管知道这只是荣府财产的一部分，但看上去仍觉得有点儿寒酸。且看程甲本中的这张清单：

赤金首饰共一百二十三件，珠宝俱全。珍珠十三挂，倭金盘二件，金碗二对，金抢碗二个，金匙四十把，银大碗八十一个，银盘二十个，三镶金象牙箸二把，镀金执壶四把，镀金折盃三对，茶托二件，银碟七十六件，银酒杯三十六个。黑狐皮十八张，青狐六张，貂皮三十六张，黄狐皮三十张，貉子皮二十张，麻叶皮三张，洋灰皮六十张，灰狐腿皮四十张，酱色羊皮二十张，獭狸皮二张，黄狐腿二把，小白狐皮二十块，洋呢三十度，哗叽二十三度，姑绒十二度，香鼠筒子十件，豆鼠皮四方，天鹅绒一卷，梅鹿皮一方，云狐筒子二件，貉崽皮一卷，鸭皮七把，灰鼠一百六十张，獾子皮八张，虎皮六张，海豹三张，海龙十六张，灰色羊四十把，黑色羊皮六十三张，元狐帽沿十副，倭灰色羊四十把，黑色羊皮六十，刀帽沿十二副，貂帽沿二副，小狐皮十六张，江貉皮二张，獾子皮二张，猫皮三十五张，倭股十二度，绸缎一百三十卷，纱绫一百八十卷，羽线绉三十二卷，毯氈三十卷，妆蟒缎八卷，葛布三捆，各色布三捆，各色皮衣一百三十二件，棉夹单纱绢衣三百四十件。玉玩三十二件，带头九副，铜锡等物五百余件，钟表十八件，朝珠九挂，各色妆蟒三十四件，上用蟒缎迎手套背三分，官妆衣裙八套，脂玉圈带一条，黄缎十二卷。潮银五千二百两，赤金五十两，钱七千吊。

此外一切“动用家伙”也都“攒钉登记”，大概包括桌椅床架等大件家具，连同荣国府的“赐第”（住房），都开列明白。另有“房地契纸、家人文书”（指房契、地契及奴仆的契约等），也都封存，其中包括“一箱借票”，那是



《物欲(红楼梦):清朝贵族生活》  
侯会著  
中华书局出版

凤姐放高利贷的铁证。

单看清单，作为百年望族、贵戚之家，似乎所抄物品档次不高、数量太少；例如赤金首饰只有百多件。贾赦所住的东院及贾琏屋内，女眷至少也应有一二十位，包括邢夫人、凤姐儿及赦、琏父子的侍妾并众使女，难道总共只有这百多件首饰？在小说《金瓶梅》中，潘金莲是外省土财主西门庆的小老婆，“体己钱”最少，但逛灯节时，手上还戴着六个“金马镫戒指儿”呢。

大概程甲本刚一问世，就有人提出这一问题：抄家清单跟贾府的富贵气象不合，多半是没进过大宅门的穷书生闭门造车拟写的。大约是接受了这番质疑，随后出版的程乙本，对这张清单做了较大改动：

伽楠寿佛一尊，伽楠观音像一尊。佛座一件，伽楠念珠二串，金佛一堂，镀金镜光九件，玉佛三尊，玉寿星八仙一堂，伽楠金、玉如意各二柄，古磁瓶、炉十七件，古玩软片共十四箱，玉缸一口，小玉缸二件，玉盘二对，玻璃大屏二架，炕屏二架，玻璃盘四件，玉盘四件，玛瑙盘二件，淡金盘四件，金碗六对，金抢碗八个，金匙四十把，银大碗、银盘各六十个，三镶金象牙箸四把，镀金执壶十二把，折盃三对，茶托二件，银碟、银杯一百六十件。黑狐皮十八张，貂皮五十六张，黄白狐皮各四十四张，貉子皮十二张，云狐筒子二十五件，海龙二十六张，海豹三张，虎皮六张，麻叶皮三张，獾子皮二十八张，絳色羊皮四十张，黑羊皮六十三张，香鼠筒子二十件，豆鼠皮二十四方，天鹅绒四卷，灰鼠皮二百六十三张，倭股三十二度，洋呢三十度，哗叽三十三度，姑绒四十度，绸缎一百三十卷，纱绫一百八十卷，线绉三十二卷，羽线羽纱各二十二卷，毯氈三十卷，妆蟒缎十八卷，各色布三十捆，皮衣一百三十二件，棉夹单纱绢衣三百四十件。带头儿九副，铜锡等物五百余件，钟表十八件，朝珠九挂，珍珠十三挂，赤金首饰一百二十三件，珠宝俱全。上用黄缎迎手套背三

历来读《红楼梦》，大多关注“二玉”的爱情等内容，此书关注的焦点却是衣食住行中的一粒米一两银，因为它们实在是生活的基础——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银钱对贵族大家更是重要。

不弄清凤姐的项圈当过几回，便无法窥见贾府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”的经济困境；不追究黛玉的遗产下落，便无法理解黛玉“风刀霜剑严相逼”心病成因。所以作者从和百姓息息相关的银钱经济入手解读《红楼梦》，令大观园里的太太小姐们更贴近现实，也把康熙年间的那段历史拉近了。

分。官妆衣裙八套，脂玉圈带二条，黄缎十二卷。潮银七千两，淡金一百五十二两，钱七千五百串。

经过这样一番增删调整，这张清单上所显示的财力，确与贾家“鲜花着锦、烈火烹油”的富贵气象更为接近。但是跟历史上几张著名的抄家清单相比，贾家的这一张仍然是相形见绌了。

举两个例子：一个是明代大奸臣严嵩家的抄没清单，另一个是清代巨贪和珅的抄没清单。这两张清单篇幅之长，都可以单独



清代陈枚《月曼清游图》中的一帧“围炉博古”，描绘了清代贵妇们闲时聚在一起，欣赏书画的场景。左侧一张上接霸王棋下踩内马蹄足的画案，里屋一张三面围屏镶大理石的罗汉床，床前火盆颜色明亮，贵族生活的奢华考究可见一斑。

抄订成册。内中不厌其烦、无分巨细地罗列着成千上万件物品，并注明数量、估明价值。那又是贾府这张单薄的清单难以望其项背的。与严嵩、和珅等巨贪相比，贾家的抄没清单太过寒酸，这不由得令人生疑：贾家号称望族，到头来难道只有这一点点财产？莫非续书作者是位“穷措大”，尽其所能也想象不出贵族生活的奢华靡费？

我们带着这个疑问，来看看历史上的曹家。

## 穷途末路叹曹家

从曹玺初任江宁织造至曹頔被抄，曹家三代人在南京经营了六十多年，按理说，所累积的财富，包括金玉服玩、良田甲第，数

量应当是惊人的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

在清宫档案中，虽找不到曹家被抄的清单原件，但有关曹家财产的信息，还是能找到一些。早在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），曹頔初任江宁织造，就曾向康熙汇报过家产状况。内中说道：

奴才到任以来，亦曾细为查检，所有遗存产业，唯京中住房二所，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，通州典地六百亩，张家湾当铺一所，本银七千两，江南含山县田二百余亩，芜湖县田一百余亩，扬州旧房一所。此外并无买卖积蓄。奴才问母亲及家下管事人等，皆云奴才父亲在日费用很（很）多，不能顾家。此田产数目，奴才哥哥曹頔曾在主子跟前面奏过的，幸蒙万岁天恩，赏了曹頔三万银子，才将私债还完了……（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《江宁织造曹頔覆奏家产折》，载《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》。）

十几年后，曹頔被免职查抄，继任的江宁织造隋赫德曾有奏折向雍正报告曹家财产情况，提到：

及奴才到后，细查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，共计四百八十三间。地八处，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。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。

清代陈枚《月曼清游图》中的一帧“围炉博古”，描绘了清代贵妇们闲时聚在一起，欣赏书画的场景。左侧一张上接霸王棋下踩内马蹄足的画案，里屋一张三面围屏镶大理石的罗汉床，床前火盆颜色明亮，贵族生活的奢华考究可见一斑。

余则桌椅、床机、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，并无别项，与总督所查册内仿佛。又家人供出，外有所欠曹頔银，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千余两。奴才即将欠户询问明白，皆答应偿还。（雍正朝《江宁织造隋赫德奏细查曹頔房地产及家人情形折》，载《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》。）

一个经营皇家织造半个多世纪，其间又兼任巡盐御史等许多阔差事的皇家“制造商”，到头来怎么会沦落到这般田地？

曹頔给康熙的奏折披露了其中的部分原因。他说：父亲曹寅忠公体国，钱都花在公事上，“不能顾家”，故清贫如此。此话即便有给曹寅脸上贴金的成分，大概也总能反映出六七分事实吧。

曹家所余财产不多，大概还

有事前转移、藏匿的原因。对此，雍正有所察觉。他谕示江南总督范时绎查封曹頔家产时就说过：“……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，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，企图隐蔽，有违朕恩，甚属可恶！”

再就是织造处在曹頔任上又出现了新的亏空。曹寅死后，由于康熙的豁免以及李煦等人的帮忙，织造及盐务上的亏空本已补完。曹頔接手后，还余银三万六千两，康熙将其中的三万两赏给曹頔贴补家用。然而曹頔接任一年许，曹頔又继任十年，新的亏空再度出现。雍正二年，曹頔曾有谢恩奏折，感谢朝廷宽限时日，允许自己分三年将织造所欠银钱补齐，指的就是新的亏空。

其实，查抄曹家时搜出的“当票百余张”，已经很能说明问题。为了补偿库欠、维持家人生活，曹家的一些值钱之物，大概已被陆续送进当铺。如前所说，《红楼梦》中多次描写了典当的情景：不但寄人篱下的岫烟姑娘当棉衣，贾府的上层主子们也随时当。老太太的几箱子“金银家伙”、贾府库房中“没要紧的大铜锡家伙”、凤姐的金项圈，都曾被送进当铺、换钱救急。凤姐还曾预言：“明儿再过一年，各人搜寻到面衣服（去典当），可就好了！”

王熙凤所言不虚，这样的事大概真的在曹家发生过。织造上的亏空、卖参的欠款以及一大家子的衣食需求，都是摆在面前、无从回避的现实。唯一的公开进项——薪俸，又被一再扣罚。曹頔在江宁织造任上的最后几年，真的濒于“家口妻孥”、“饥寒迫切”了！大凡值钱的古玩、字画、钟表、首饰等等，或变卖，或典当，大概早已处理一空。难怪查抄时只剩“桌椅、床机、旧衣零星等件”。

曹頔最终遭受弹劾的罪名之一，是“骚扰驿站”。这一项罪过的罚银是四百四十三两二钱。然而曹頔只交了一百四十一两，还欠三百零二两二钱未能交齐，曹頔因而被罚在崇文门枷号一年。这三百两欠银，直至八年之后的雍正十三年也没有补齐。

想当年曹寅植盐时，过手的银钱常常以十万、百万计，区区三百两又何足挂齿？不要说曹寅，从《红楼梦》看，当时贵族府第的一个丫鬟，也还有“三四百金”的家当。看来曹家到被抄时，真的穷了。

回头再看《红楼梦》的描写。我们发现，除了那张清单略显寒酸外，抄家这一回写得还是很成功的。抄家这类情节，未曾经过者是难以想象、无从下笔的。因而笔者倾向于认为，这些描写很可能出自曹雪芹之手，至少有曹雪芹的残稿作依据。

顺此思路来看，程甲本中那张颇为寒酸的查抄清单，或许更能反映曹家在江宁末期的真实经济现状：为数不多的金银钱物，一些不很值钱的摆设、器皿，连同各色衣料裙服等，颇为零星琐碎，此外还有一大沓当票。这也正符合历史文献对曹家末日状态的描述。如此说来，程乙本的修饰增删，却又是可有可无的了。